



## 小叔

◎郭希华

离别家乡岁月多，近来人事半消磨。惟有门前镜湖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。

贺知章的一首诗，让我想起我的小叔。你魂断异乡，可曾回来过。家乡该改变的都变了，不变的依旧。等你归来，我的小叔。

时光只有在一首诗里才可以倒流。

小叔离开我们已经有40多年了。离开我们的时候，小叔30多岁，还没成家，没有留下后代。每到清明节，我们堂兄妹几个，总要到他坟头祭扫。

小叔比我大12岁，都是属蛇的。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，他虽然有十八九岁，但在我眼里大不了几岁。我们一起爬树，一起游泳，一起偷人家的桃子。那时候，我们感觉像兄弟，他一点儿不像我的长辈。由于爷爷离开得早，小叔几乎是没有人管。于是成年后的小叔依然“放荡不羁”。闯祸了，多半被奶奶责备，有时候奶奶拎着一根棍子，屋前屋后追着打。这追打的场景，大多数是因为小叔欺负了我。其实，奶奶小腿，撵不上，也没有几回让小叔的皮肉上留下时代的印记。

有两回，小叔吃了苦头的。

一次，我被生产队里兄弟仨欺负了，我一气之下，把他们家长到膝盖高的玉米苗拔了十几棵，三兄弟家不依不饶，我妈咬牙往死里打我。小叔见了，一把抱住我，竹子硬生生抽在小叔的臀部。

另一次，小叔用纱锭内的芦管当笛子吹，在堂兄妹几个面前展示他的才艺。小妹趁大人不注意，找来一根芦管，学着小叔的样子，一边跑一边吹。一个跟头，芦管扎到小妹的喉咙，这一下，奶奶把小叔按在草垛上，着着实打了一回。

小叔的手工活不在话下，正月半，小叔总要帮我们扎一个漂漂亮亮的兔子灯，其他堂兄妹只能羡慕了。

就这样，我们一起长大了。

我20岁出头，小叔30岁开外了，他选择了一项手艺——篾匠。他聪明，学什么一看就会。他从我姨叔叔那里学了几天篾匠，就这样，在家里做起淘箩，劈竹子哗啦声，抽篾丝吱吱声，在小屋里回荡。

改革开放的年代，小叔在家里待不住了，去了上海十六铺码头贩卖鸡蛋，几个月回来，总要给我们兄妹几个买几件衣服。我想跟他一起闯荡，他说，教师工资不高，但毕竟是教书，郭家有你这样的教书匠，老祖宗都感到有颜面。后来小叔把大哥带到上海。大哥回来说，在上海贩卖鸡蛋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。

小叔谈恋爱了，他长得像模像样，用“英俊潇洒”一词形容，没有夸张的意思。由于家庭贫寒，总是以失败告终。

有一天，我家靠窗户的桌上多了一张纸条，我爸爸念完了，递给我看，纸条上写着，他出去了，永远不回来了。小叔感情受挫，没有恋爱经验的我，自然没有关心过他的私事。现在想起来愧疚了。

1987年6月19日，那年我22岁，小叔34岁，在崇明养牛场一条河里，由于上游放闸，激流吞没下游泳的小叔。

就这样，他的生命定格在苦涩的青春。伯父、我父亲，还有三个姑妈去了崇明。

几天后的傍晚，伯父捧着小叔的骨灰回来了。

小叔永远成了我的回忆。

林清玄说，人生里有离别是好事，离别是为了更好地相聚。

然而，永别却成了最伤痛的思念。

人生就像一次赛跑，不在乎你是否第一个到达尽头，而在乎你有没有跑完全程。

小叔，你还有好多路没有走呀！如今，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要是你还在的话，70岁开外了。

清明那一天早点回，明烛半截守长香，一杯满酒等你饮。



烂漫

◎单曼

## 八年援疆人的独白

◎徐新

新疆，我从孩提时就知道那是一个很遥远而陌生的地方。三十多年前，我家的一位邻居每年都去新疆伊犁打工。那时候，他坐不起飞机，从上海坐火车到乌鲁木齐要四五天。而乌鲁木齐到伊犁还没有高速公路，尤其果子沟那儿都是崎岖的山路，所以得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能到伊犁。遇到下雪天气，山路就不能通行，困在路上一两天，只能就着雪水啃干馕来维持。他说，刚去新疆很不适应，气候寒冷干燥，经常流鼻血，心里期盼着树叶早点黄。因为树叶黄了，天气冷了，很快就要下雪了，工地上也就停工了，他也可以回家了。

我对新疆的了解也就停留在他曾经描述的那种印象。在我的想象中，那儿是连绵的大山或是无垠的沙漠，私下以为那儿的工作人员上班骑马，晚上住毡房，冬天下大雪封山不上班。

2010年，作为国家战略的对口援疆开启了新一轮的大幕，从最初8个省市参与援建，扩大到19个省市援建，也是支援地域最广、所涉及人口最多、资金投入最大、援助要素最全的一次对口支援。

2013年12月，我有幸成为第八批援疆干部中的一员被派往新疆伊宁县。当飞机飞临伊犁上空时，只见下面灯火璀璨，宛若星海，明灭的灯光、蜿蜒的车灯，就像这片星海中涌起的光波起伏的浪花。伊犁河犹如一条泛着粼粼波光的带子穿城而过，一直伸向远方。

在伊宁机场降落后的我们，乘上汽车驶上宽阔的马路，一路疾驰直奔伊宁县。路上车辆川流不息，路旁高楼鳞次栉比，绿化带里花草植物造型各异，各类道路交通标志醒目鲜明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起床后向远处眺望，只见县城周围是连绵不绝的群山，此起彼伏的雪峰闪耀着银光，仰望则是一望无垠的明媚蓝天。走到大街

上，人来人往、车水马龙，商户们正忙碌着开门营业，印象中的贫穷落后彻底被颠覆了。

在参观活动中，我才知道新一轮援疆后，南通援疆工作组每年投资一亿多元建设民生工程，援建的伊宁县人民医院、文化艺术中心等建筑物拔地而起，成为伊宁县的新地标；一座座幼儿园、一个个乡镇卫生院都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眼前；安居富民、定居兴牧工程大大改善了各族群众的居住条件，让他们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。

2014年，我们新一批援疆人投入到紧张的援建工作中。

经过三年的努力，援疆成果丰硕：援建的伊宁县南通实验学

校硬件设施设备在伊犁河谷

学校中首屈一指；大力实施农

村安全饮水工程，让浑浊的山

泉水变得清澈起来，偏远山区

的农牧民也喝上了干净的自来

水；充分利用愉群翁回族乡的

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民俗文

化，深度挖掘特色民族民俗风

情，倾力打造了集民俗文化、餐

饮文化、农业观光休闲为一

体的就业创业一条街，成为当地

“名师进伊宁”行动让伊宁县南通实验学校成为当地教学质量最好的学校，同时也成为伊宁全县教师的进修学校；“让阅读照亮边疆孩子的未来——爱心图书捐赠行动”已为伊宁县中小学生募集了100多万册图书，并在每个学校建起了图书馆，每个班级都开辟了图书角，无书可读的局面已成为历史；

着力培育的园艺花卉种植产业，也让花农们走上了增收致富的快车道，而花卉产业也成为乡村振兴的“美丽产业”；建成的伊宁县社会福利中心解决了全县特困群体的集中供养问题，让他们也能拥有幸福感、获得感。

持续推进改善生态环境，英塔木镇的天鹅泉景区和萨木于孜镇撒拉村的天鹅越冬栖息地，每年冬天都吸引了数百只疣鼻天鹅和大天鹅飞临，在此唱响了冬日恋歌；北山坡4.2万亩荒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土地开垦、改良及灌溉设施建设，花卉种植，从荒芜到繁茂，从疏落到葱茏，而全力打造的天山花海那生态唯美的巨幅画卷正在此地徐徐展开，在不久的将来，这里一定能成为令人神往与迷恋的幸福栖息地。

横跨3批、历时8年，作为援疆人的我充分见证了伊宁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充分见证了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充分见证了星罗棋布的生态屏障、硕果累累的绿洲果园、花香草绿的世外桃源的蝶变过程；充分见证了民族团结、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的全面形成，而我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南通对口支援伊宁县的火热实践中去了。

“一段援疆路，一生新疆情”。虽然去年年初我完成了援疆任务回到了南通，但对伊宁早已有了热爱和珍惜，它已成了我的第二故乡，嵌入了我的灵魂之中。

此生幸为援疆人。我坚信，新疆的未来一定会变得更美好。

